

透視紅色污水窩：

朱德的風流債(下)

魯肇安

——婚生保不住·野種開滿枝

我沒有這樣的孫子

「當『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判決朱國華的案件以後，該院曾打報告給中共『政治局』，向該局請示；消息傳到康克清耳朵裡，康雖然一面大聲的否認：『我沒有這樣的孫子』，但她卻又一面跑到『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中去探望朱援朝；並且對她孫子朱援朝說：『像你這種行為，你對不起你的爺爺？』惟路透社在最後，並且還加上一段這樣的按語稱：『康克清迄未生過孩子，這些子孫均非康克清所出……』云云。

「不過，康克清在說過這些話以後，又告訴『天津市公安局』說：『你們認為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但她隨即又關照拘禁朱國華的公安局說：『希望你們不要網羅他，不要虐待他！』天津市公安局認為康克清如此模稜兩可的答覆，既沒有表示贊成，也未曾加以反對，故該局自然不敢貿然來『處決』朱國華。因此，該局只好直接向鄧小平請示，鄧立刻把康克清找來，問康意見如何？康答：『應按國法處理。』云云。」

從以上中共官方「新華社」所透露，被英國路透社所轉述的這一篇電訊中，可見這一篇報導並非空穴來風，而是貨真價實，真正的「內幕新聞」。

惟「新華社」是中共官方所辦，為何竟自揭瘡疤，暴露中共的弱點？揆其用意，無非想要顯示鄧小平的「公正踏實」與「民主法治」的作風與其「不畏強暴」、「無懼權勢」的「鐵血手腕」與「政治魄力」以及「大公無私」、「澄清污染」的「決心」。

然而，想不到其結果卻適得其反，整個暴露了中共官場的黑幕，不打自招！在這篇報導中，可見中共內部之貪污腐化，高幹子弟的窮兇極惡，已到如何嚴重的程度與地步！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使我們不僅獲知：朱德有一個兒子名叫「朱奇」，朱奇又曾生了兩個「兒子」（即朱德之孫）；內中且有一個兒子名叫「朱援朝」，顧名思義，「援朝」自然是表示朱德的這個孫子，是在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中共「人民志願軍」大量援助「兄弟之邦」的北韓以後，才呱呱地誕生於中國大陸；所以，乃父

朱奇，爲了紀念援助北韓，才爲其取名爲「援朝」，意即援助朝鮮之謂也。

婚外非婚所生兒女

在一九五〇年以後，朱德既然有一個兒子朱奇，又生了一個兒子名叫朱援朝，那就顯示：朱德這個名爲「朱奇」的兒子，一定並非朱德正式婚配所生，而是他另外的女人在婚外非婚所生。朱德在生前不僅隔過了周恩來，也使康克清完全被矇在鼓裡。而朱德的長孫「國華」，又顯然是朱奇在大陸沉淪，在中共則認爲是「全國解放」以後，才生下那個長孫；爲了慶祝中共「建國」紀念起見，故乃爲其子取名「國華」，由此可知：朱奇在那個時候（一九四九年），已能結婚生子，可見他至少已有廿多卅歲，那麼，朱德這個突然從地下冒出來的「兒子」，顯然是在一九二五——一九三〇年內所生；那個時候，朱德與康克清兩人都尚在江西贛豆芽時期。由此可見：朱德的「保密」工夫，真是已「保」到了家。所以，關於朱德究竟跟誰生下這個名叫「朱奇」的兒子，在「新華社」這篇報導中便略而未提，一個字

都沒有洩漏出來。

不過從事新聞與文化著述的工作人員，卻不能不「上窮碧落下黃泉」似的追根究底；這是我們不能不徹底，不能不特別研究而要搞清楚的問題。

另據巴黎「法新社」駐北平記者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報導：「朱德不僅有一個非婚生的兒子朱奇，還有一個也不是康克清親生（因為她一生都未曾生育）的女兒，她的名字叫朱敏，早年留學蘇聯。她曾經在北京師範大學當教授，如今則在中國一個派駐國外北歐共產國家的大使館裡服務。」

朱敏與朱奇雖同為朱德所生，但卻為同父異母，故表現在實際行為上的也迥然不同，因為她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比較踏實，不尚浮華。她結婚後，一共生了五個男孩，都很老實，且均循規蹈矩，未犯過任何一種刑案。所以，如照血緣輩份上來講，朱德之女所生的這些孩子，僅能算是朱德的外孫，並非朱德的直系親屬……」云云。

從這則「內幕新聞」報導中，不難窺知：朱德在江西瑞金與景崗山落草時期，他除了有正式合法結婚的夫人以外，尚跟其他別的女人鬼混。朱德這個非婚生的女兒朱敏，從她曾經留學蘇聯這一件事上便可以窺測：她的年齡可能較朱奇為大，她是姐姐，朱奇則是弟弟。

內幕新聞揭開瘡疤

這些真正秘密的內幕新聞，過去在鐵幕內，

無論如何都是封鎖嚴密，極不輕易外洩的，設非中共「宣傳」當局有計劃的透露，像這種有損朱德威望，有礙康克清情面尊嚴的花邊新聞，又怎能源源外洩，不斷傳出？這真是司馬昭之心，不問可知。

同時這也是中共故意洩密，俾便在無形中，來增加或提升鄧小平確實「民主自由」、「平等踏實」，與「和藹可親」、「崇法務實」！

然則，朱敏又是朱德跟那一個女人在婚外苟合所生的呢？

這是急待研究，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據大陸傳抵美國的出版資料，不論是朱德自述的「年譜」與其他大陸作家所撰述之「朱德回憶錄」，以及美共女作家史沫特萊女士所著之「朱德的生涯和時代」（等於朱德向史女士口述的傳記），除了曾經說過：蕭竹芬曾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名叫「朱保柱」以外，再無任何片紙隻字，曾經提到過他還有其他別的子女。

既然朱德在生前未曾說及此事，為何在他死去八年以後，當朱德的未亡人康克清尚在紅朝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之際，中共當局竟翻出朱德那些過去的舊帳，來揭朱德的「瘡疤」？

這豈非自相矛盾，故意令康克清難堪，使她在政治上尊嚴掃地，毫無情面的下不了臺？這莫非是中共另一種政治陰謀，抑係別有用心，詭計？

爲了要揭開這些撲朔迷離的謎底，現在我謹根據各方面所獲得的特別資料，逐一加以解釋，報導如下：

杯水主義留下禍根

在中共頭目中，除了周恩來一人是唯一的例外，其餘大小嘍囉，上至毛澤東、江青、林彪、陳毅、彭德懷、賀龍、劉少奇、王明、李立三，馴至現在的鄧小平等等，幾乎每一個人都是風流成性，驕奢淫亂，拈花惹草，私生活極為腐化浪漫，骯髒可怕！

朱德既然被中共號稱為「紅軍之父」，大權在握，除了正式結婚四次有紀錄可查以外，與其他女人搞婚外關係，幾乎俯拾皆是，何足爲奇？何況，中共在草莽時期，一直都是提倡「一杯水主義」，所謂「一杯水」也者，即男女雙方如果想發生性關係，就像渴了想喝水一樣，大家隨時都可以苟合，互相玩過了，解決了彼此的性慾需要，以後隨時都可以分道揚鑣，各走各路，誰也不要想干涉誰，或是控制誰。

明乎此，我們似乎便可窺知：中共頭頭們在婚外生兒育女，也就絲毫不足爲奇，值不得什麼大驚小怪了。

既然如此，那麼朱德在生前早已有了私生子女的事實，爲什麼在外界竟毫無所聞？難道朱德果真能如此完全「保密」嗎？

要知道，中共這個黨，完全是靠「特務起家」的；一個完全靠「特務」來控制黨員的「黨」，何能對朱德這些私人「閨房之秘」，竟一無所悉？這也是令人難以理解，且亦很難令人相信的事。

朱德在美共女作家史沫特萊女士所著的「朱

德的生涯與時代」一書中，她連朱德公開嫖妓女的事都毫不隱瞞的和盤托出，像在外面亂搞男女關係，弄出幾個私生子女，並非十惡難赦，真正大逆不道的事，為什麼他竟隻字未提？

可見此一事實，甚至連朱德本人在未「功成名就」以前，也許都「並不知情」亦大有可能。

否則，像朱德那樣一個比較不大擅長工於心計，一向粗率坦直的人，他是絕對不會如此諱疾忌醫，隱而不說的。何況這又並非是一件過份丟人的事，他焉能不說？而在靠「特務」控制黨員，一向且以「黨紀嚴密」著稱自詡的中共，又焉能在事前毫無所悉？

據熟悉中共高階層內情的人士說：在中共頭目中，朱德是性慾極為強烈的人，當他在建立「紅軍」，到處流竄初期，即使在戎馬倥傯，萍踪稍定以後，他便急需要一個女人來解決他那種「一杯水主義」的性慾問題。

他即使在與四位夫人正式結婚以後，也不能每日均與他同房，因此在這樣一種緩不濟急的時期，他與駐在當地的女人發生性關係，是一件很尋常的事。

所以，在「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的姻緣巧合下，朱德「偶然雪上留爪印，鴻飛那復計東西」的可能性也就非常之大！

因此，他在無意或偶然的機遇率下，不期而留下一兩粒朱德的種子，更是極其可能，何足為奇？所以，在那種情形下，即使康克清明知朱德在外面另有女人，而為他生下一男半女，她既然自己一無所出，在軍權男權高於一切的共產黨內

，康克清即使再寫張跋扈，醋酸太濃，也無法無權，更無能無力來橫加干涉，或強力阻撓朱德在婚外走「私」育「種」。這是一種極其符合情理的邏輯。

坤劇名伶合浦還珠

我曾經以廿五元美金一本的高價，從香港購來一本名為在大陸出版，但其實可能是在港穗中英邊境某一秘密地點出版的「地下刊物」，這本刊物的名字叫做「透視」，在「朱德一生傳奇」一文中，它終於為我解開了朱德私生子女的秘密與謎底，爰特摘誌如下，以饜中外雜誌讀者：

最近在天津被捕的朱德之孫「朱國華」與「朱援朝」兩人，均係朱德之子朱奇所生。而朱奇則是朱德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自雲南被唐繼堯逐出，逃到上海，與滬上名花「豔秋」同居時所懷孕。豔秋酷嗜平劇，擅唱青衣，為上海交際場中之名女人；她婉約多姿，豔美如花，滬上豪客爭相追逐。嗣被朱德以重金包下，在上海法租界內租屋同居，至同年秋十月間，朱即離滬赴德。

臨走時，除留下兩千元銀洋交與豔秋作為生活費外，即飄然遠行。從此遂與豔秋一刀兩斷，絕袂而去。迨朱德離滬半月後，豔秋因為月經未按時而來，方知已懷有朱德之身孕，惟此時豔秋雖欲函告朱德，無如朱德並未留下地址，故無法聯絡。

至翌年八月，豔秋即生產一男，取名「朱奇」。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大陸赤化後，朱奇已廿七

歲。朱奇為人持重，體型瘦長，身材頗為結實，長相酷似朱德，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迄至一九五一年秋天，當朱德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時，豔秋始鼓勵其子，持其親筆所寫的書信，由上海前往北平去找朱德。

朱奇自誕生以後，一直未曾見過他親生的父親，故當他在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內第一次見到朱德時，這一對父子竟然相逢不相識；一直到朱德看完了豔秋的親筆函，他方才知道那位長得跟他酷似的年輕人，竟是他自己留在世上唯一的親骨肉時，父子兩人不由得竟相擁而泣，痛哭失聲。那時朱德已六十五歲，康克清也四十二歲，當他正為老年無子，真正感到孤苦無依時，這位自天外飛來，從地下冒出來的兒子，突然出現在他面前時，他除了驚訝萬分，不勝詫異，喜出望外以外，更大有人生若夢，恍如隔世之感！

豔秋姓楊，名若秋，係坤劇名伶程豔秋及門弟子。色藝雙全，唱作俱佳。窮其一生，僅為朱德產一子，廿八年後，合浦還珠，將其子完「璧」歸「趙」，命其銜書北上，與朱德作父子會，此不僅在風塵上，抑且在藝壇上，均為一難能而極可貴之人間奇事也。現彼晚年長壽，一直活到一九八〇年（民國六十九年），與朱德逝世時一樣，享年九十歲，方始溘然長逝。在其晚年，朱奇且將豔秋老母迎至天津同居，孝饋連年，略盡子職；惟朱德在八年前去世時，雖久欲與豔秋一晤，以敘別情，但豔秋均拒絕與之會晤。雖然

是時彼與朱德均已年邁，但豔秋爲顧及朱康兩人之情面，以免破壞彼等美滿婚姻起見，卻始終不允朱德所請，此雖稍嫌寡情，然風塵中之知己，能設想如此之遠，誠彌足珍貴也。

癡情月桂死贈掌珠

朱德的另一掌上明珠，他的唯一女兒朱敏，說來既鮮且絕，更富傳奇性質。話說一九一七年，朱德與其第二任夫人陳玉貞結婚後，其髮妻與其最信賴最崇敬之蔡錫將軍相繼逝世，當朱德統率蔡將軍麾下之雲南護國軍駐防四川瀘州，奉命回師雲南時，曾將唐繼堯部自昆明趕走，於擔任雲南省警察廳廳長之際，當陳玉貞留在瀘州，尚未被朱德接往昆明同住以前，朱德在昆明看上了一位雲南省立師範學校畢業的小學女教員，兩人一見鍾情，竟賦同居。該一小學教員姓程，名月桂，年方廿一歲，麗質天生，花容玉貌，對於朱德一片癡情，愛之入骨。惟當她獲悉朱德已有第二任太太陳玉貞，及其前妻蕭竹芬所生的長子朱保柱以後，乃負氣出走，不告而別。雖然這時她已懷了朱德的身孕一個多月，但朱德卻毫不知情。自程月桂一氣離開昆明後，朱德始將陳玉貞接往昆明。

誰知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滇局發生巨變，唐繼堯又捲土重來，奪回昆明，朱德只好落荒而逃。經過了千辛萬苦，才僥倖輾轉的潛往上海。在這期間，朱德雖對程月桂負疚良深，然人海茫茫，再加朱又遨遊德國，終於在柏林經過周恩來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

朱德幾乎不暇暖，到處奔波流竄，久而久之，他終於把程月桂那個小學教員完全拋諸腦後。惟程月桂在遠離朱德九個月以後，即於一九二二年冬天，在雲南騰衝爲朱德生下一女，取名「珠敏」，意即不忘朱德之謂，抑且難忘朱德之愛也。所謂「珠」者，即隱含朱德之姓，「敏」者，即暗示她這個女兒，是與朱德在昆明所生之愛情結晶品。

程月桂性格內向，雖然熱情如火，但卻極其含蓄收斂。因爲她喜愛文學，故把她對朱德的深愛之情與相思之苦，完全記在她自己的日記上，那真是刻骨銘心的苦戀！終其一生，她即未曾再嫁，也未與其他任何男人談情說愛；祇是含辛茹苦，仍在騰衝擔任小學教員，以其微薄薪津所得，把其與朱德非婚的私生女，循循善誘，苦苦栽培，終於把其愛女撫養長大，教育成人。

因爲在那時朱德已是中共軍中的頭頭，但程月桂卻不願去找他，等到程珠敏快進中學時，她已把其愛女正式改名爲「朱敏」。在這漫長的幾十年內，祇是把對朱德的愛心，完全灌漑在她女兒的身上；而她對於朱德的思念與苦戀，則完全發洩在她嘔心瀝血所寫的一本本的日記上。一直到一九五三年，當程月桂逝世時，她的愛女朱敏已卅三歲。朱敏平常對其慈母極其孝敬，而程月桂在騰衝國民小學教育界中，早已桃李滿天下，不知道獲過多少教育獎狀與獎牌，更不知贏得了多少學生及當地父老人士多麼崇高的敬仰。她在彌留時，才告訴她唯一的愛女朱敏說：

「妳的嫡親的爸爸叫朱德，他現在已是紅朝

的『元帥』與顯要。妳要知道，我這卅三本日記都是爲他而寫，望妳在我死後的一個月內，把這些日記寄到北京，因爲這些日記是我爲他而寫，是他應得的禮品，也是他應得的財產。希望妳遵照我的吩咐，把這卅三本日記從郵局中用雙掛號寄給他。這是我唯一的心願……」當程月桂有氣無力的說完這些情意深切的話以後，即溘然長逝。惟這時在她那深陷的眼眶中，早已噙滿了盈盈欲滴的淚水，那是多麼深情款款的熱淚！

朱敏爲了要完成她母親程月桂生前唯一的心願，乃把她母親安葬以後，即於一九五三年十月，把她母親所遺留下的那卅三本日記整整裝了一紙盒子，以雙掛號寄到北京去。據說當朱德在接獲這卅三本程月桂所遺留給他的日記後，曾經花了一個多禮拜的時間，日以繼夜的一口氣看完了程月桂所寫給他的這些日記時，曾經情不自禁地不斷地哭泣，不斷地流淚。一個月後，他終於帶了一小隊隨從，急急忙忙的趕到騰衝，找到了朱敏。父女兩人，曾經相互抱頭痛哭，並一同跑到程月桂的墳前，長跪叩拜，涕泣不已！朱德爲此，還特別寫了兩首輓詩，焚化墳前，以饗陰靈；茲特將該輓詩採誌如下：

其一

「當年一別竟永訣，如今回首已枉然；
玉貌花容仍在目，空留殘花泣斜陽。」

其二

似海深情我負卿，如水流年皆成空；
幸得遺珠今猶在，何日陰冥慶春逢？」

往北平同居住，像安插其唯一愛子朱奇一樣，盡量培植他這個唯一的愛女。為此，他並且還特別把朱敏送往蘇聯莫斯科去留學。

迨至朱敏從蘇俄留學歸來，朱德即將其愛女許配給前「福建軍區司令員」皮定鈞為妻。朱敏與其同父異母的兄弟朱奇，本來都隨朱德夫婦一同住在中南海的公館中，惟朱敏與皮結婚後，即搬出乃父家中。

平日，朱德對其一女一子均管教甚嚴，在平常時均不准他們乘坐公家汽車，一切生活都應刻苦等等。

嬌縱外孫無惡不作

因為康克清迄無所出，而朱敏又對其極為孝敬，故很能討得康克清的歡心；康乃把朱敏視為己出，愛之逾恆。及至朱敏與皮定鈞結婚未及三年，因彼此個性不合，意見相左，遂正式離婚。惟朱敏此時已與皮生了一個男孩，皮不願帶，朱敏遂將其愛子亦一同攜返中南海，再與朱德夫婦歡聚一堂。

朱敏於徵得乃父與繼母康克清之同意後，遂將其愛子隨母性，正式改姓名為「朱謙」。朱謙長得白白胖胖，朱德夫婦自然對他們這個唯一的外孫寵愛異常。尤其是從未生過孩子的康克清，更對朱謙特別嬌縱，甚至連哭都不讓他哭一聲，幾乎把這位寶貝外孫慣上了天；正因為太慣、太寵，所以朱謙也成了中共高幹子弟中一位不良的青少年，與鬧出問題最多的人物。

從「朱德一生傳奇」的地下報刊之一的「透

視」雜誌上的報導中，使我們獲知：朱德為什麼在老年以後，忽然從天外飛來，自地下冒出來的一個兒子朱奇與一個女兒朱敏的秘密。果然一如我所作的預料，是朱德與康克清等正式婚配夫人以外，別的女人為他所生的子女。好在那個時候，朱德夫婦已經「功成名就」，也落得撿回來這一對早就失落遺忘，而又重回懷抱中的一女一子。真無異是上官賜福，麒麟送子，更彷彿是上蒼償給朱德夫婦的一種恩賜。

但是，因為一般的共產黨員都是無神論者，朱德與康克清夫婦雖然都是無神論的信徒，但這時在她們的心目中，是否仍然會堅持這種無神論的信念呢？那真是祇有上帝知道。

在巴黎「法新社」的電訊，與大陸地下刊物「透視」中所刊載的專文，對於朱德之女朱敏所生的兒子，便有很大的出入。據「法新社」的電訊，說是朱敏一共生了五個兒子，而且每一個都很循規蹈矩；但在「透視」這本地下刊物中，卻說朱德之女朱敏祇生了一個兒子。那朱德這位唯一的外孫，被康克清寵壞了的朱謙，竟然也是一個「為非作歹」的問題人物。

兩者相較，我認為「透視」這本地下刊物所作的報導比較正確，也比較合乎常情。因為，假如朱德果真有五個外孫的話，那麼，朱德夫婦也不會那樣過份嬌縱朱謙。像朱德的私生子朱奇與私生女朱敏兩人，由於都是生活在艱難困苦的愛患流亡生活中，所以，他倆都能刻苦自勵，而未步入旁門左道。

但朱德的兩個孫子朱國華與朱援朝以及外孫

朱謙三人，因為都是生活在中共統治大陸，朱德夫婦在飽經滄桑以後，忽然平步青雲，大權在握，自然耽於安樂，過份寵愛他們這幾個孫子輩的小孩；再加朱德自一九七六年逝世以後，這幾個孫子輩的高幹子弟，自然倚仗乃祖與外祖在世時的「顯赫身世」，而作威作福，為所欲為，橫行不法，為害社會。故「透視」的報導，實在遠較「法新社」的採訪所得要更加近乎事實，同時也更加正確。

為了證實朱德的外孫朱謙也是一個不良青少年與問題人物，近期真正在北平出版的一本地下刊物——「天安門之聲」，曾在第廿七期上刊登了一篇「朱德外孫犯罪和『二進宮』」記一文中，有真實報導如下：

「關於朱德之女朱敏的丈夫皮定鈞，在文革以前是『福建軍區司令員』，因並非林彪系統嫡系人物，致遭林彪所忌，乃藉一次軍事演習前，讓皮搭機視察，而突然發生『直昇機失事』事件而殞命。但事實上，皮根本並非死於什麼『直昇機失事』，而是繼『昆明軍區司令員』譚甫仁之後，第二個遭受林彪系統人物預為安排的暗算，因而慘遭殺戮的第二個軍中高級人物。惟當皮定鈞死難時，朱敏早已與他離異，故其唯一的兒子便被朱敏視為命根子，彼從小即嬌生慣養，萬分溺愛。自朱敏與皮離婚後，即搬回北平中南海與朱德夫婦同住，康克清更讓她這個唯一的外孫盡量享受他根本不應該享用的特權，如進出或上街購物等，均有自備小汽車代步；在家中時，更有專門的保姆與勤務人員照顧，經常攜他出席各

種『國宴』等。因為耳濡目染的關係，所以他從小即養成頤指氣使，為所欲為，好吃懶做的習性。讀書雖然不成才，康克清卻早利用職權，為她這個寶貝外孫在前途與事業方面，安排好了一條坦蕩的富貴榮華的大道。

「一如中南海其他大多數高幹的子弟一樣，朱謙長大成人了，自然要繼承乃父（指皮定鈞）與外祖（指朱德）的遺志，而接『革命』的『班』，所以，他便一帆風順的讀軍事學院，一畢業，立即被安排到『國防部外事局』去工作；到了三年前（一九八一年），朱謙已被擢升為該局專門負責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革命』（其實為支援輸送軍火）事務的第三處副處長了。其升遷之快，簡直打破任何高幹子弟與新進人員的紀錄！」

「自一九七九至八〇年中，由於中國對外門戶的開放，從國外先進科技發達的國家輸入很多高級舶來品，同時，也有許多外商與僑商前來大陸洽談外貿生意，這就給予許多走私與其他經濟活動犯罪方面的良機，尤其是當今黨政軍特等各界高階層領導人物的子女們，均係最活躍、最大膽的關係人物，像葉劍英的兒子、孫子，鄧小平的姪子，趙紫陽的兒子等，都是最活躍，最有權威的高幹子女。朱謙看了眼紅，自然不服氣，乃亦躍躍欲試。於是，朱謙遂與他的好友，中國共產黨元老之一的蔡和森的兩個兒子互相聯手，朋比為奸，利用他們三人的顯赫家世與特殊身份，和手中所擁有的權力，大肆從事走私與收受賄賂，幹起經濟犯罪的活動。朱謙與蔡和森的兩個

兒子在從事經濟犯罪方面，雖較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等高幹的子弟起步較遲，但卻後來居上；且彼等之大膽作風與無法無天，更較他們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經濟犯罪波及國際

「根據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份調查結果，證實朱謙等人經濟犯罪活動的部份事實如下：

「①一九七九年十月，與西歐某資本主義國家大公司的老闆私下達成協議，以接受美金三萬元的『工作費』為名，但其實即以賄款作為條件，藉以全力從旁幫助，並促成這家公司能向中國出口價值四百廿萬美金的機械設備為目的。

「②一九八〇年三月，以接受美國某家大公司五萬多美金的『佣金』為條件，藉以促成該公司以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從中國核准進口五百萬美金的鋁鐵為目標。

「③一九八〇年六月，以接受日本某大公司相當於五萬美金的『酬勞費』為回報，而促成中國有關部門從該公司進口價值八百萬美金的特殊鋼材。

「④一九八〇年七月，以接受日本某公司二萬美金『酬勞費』為回報，而促成該公司以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從中國進口近二百萬噸之山西煤礦的優質原煤。

「在上述經濟犯罪的事實中，如公報中所列之鋁鐵、特殊鋼材，與山西大同煤礦的優質原煤等，均屬中共嚴格控制出口的重要物資。其中，尤以鋁鐵更屬稀有貴重的礦產，都是中共列為嚴

格管制的戰略物資；想不到朱謙等人，竟然神通廣大，在這種法令空隙中，仍能進行各種犯罪的活動，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迨至一九八一年九月，朱謙等人的活動，更進而發展到南海內的最高階層；因此才迫使鄧小平等當權派不能再熟視無睹，而聽任其再行擴大，為所欲為的發展下去。因為，在一九八一年春天，按照北平中南海內最高階層決定：本擬計劃向中東地區幾個抵抗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的阿拉伯國家，私下提供一批軍事裝備的援助，來擴大並鼓動該一地區的動亂。不過該批軍事物資的種類與數量，本宜依各該阿拉伯國家的實際情況與需要，以決定數量之多寡；惟某一阿拉伯國家駐北京大使館於獲悉此一情況後，為了從中國方面能獲得一些更多與更好的軍事裝備與援助起見，便私下秘密向中共當權派展開各種積極的幕後活動；於是，該使館中的武官，因為過去在工作上的關係，而與在國防部外事局任職的朱謙有過數面之緣，因此，該一武官便首先直接找到了朱謙，希望他能運用關係，多動動腦筋，想想辦法。

「朱謙本來就有此心意，該武官找到了他，那真是找準了對象，所以，兩人一拍就合，商談得也就極其融洽。朱謙為了顯示自己的身份與權力，還特別向此武官透露他自己係朱德外孫，且正主管此一部門，自然握有決策大權。於是，該武官便立刻在北京飯店邀宴朱謙，嗣後更頻頻在『北京餐廳』（即高幹子弟雲集的原『莫斯科餐廳』，後始更名為『北京餐廳』）歡聚，彼此開懷暢飲。經過數度傾談以後，終於達成一項雙方

均極滿意的『君子協定』，由朱謙與蔡和森兩個兒子等人，運用他們各自的特殊身份與關係，以及他們手中所掌握的權力，來幫助並全力促成中國方面，給予該阿拉伯國家最佳與最多的軍事裝備與戰略物資。但在事成之後，此一阿拉伯國家將通過該使館武官之手，私下給予朱謙等人共計廿萬美金的『感謝費』。(筆者按：此一名稱用得很好，真是異想天開，匠心獨具，巧立名目！)故當雙方談妥條件後，該阿拉伯使館之武官爲了表示誠意與禮貌起見，該武官立即先行預付了兩萬元人民幣的外匯券，約等於美金一萬元的『見面禮』，作爲『訂金』，以示該一武官的『慷慨大方與禮貌周到』。真是彼此彼此，各有所求，各有所需，皆大歡喜。

「在錢能通神的原則下，於是朱謙他們經過積極的活動與疏通，終於爲此一阿拉伯國家，爭取到了中國方面給予軍事物資最多，同時也是最佳裝備的資格。並且在同年六月底，當運載中國方面所提供之軍用物資第一艘貨船抵達該一阿拉伯國家港口時，該國駐北京使館的武官爲了履行諾言，不僅立即提前，一次付清了當初『君子協定』所談妥而尚未付清的餘款十九萬美金外，並且還額外多付了三萬美金之『酬勞費』，以示感謝之忱！」(筆者按：從中共此一不打自招的事實中，已可以確切地證明：中共即使自己極其窮困，但仍不惜一切，積極以軍援物資與裝備，武裝阿拉伯及第三世界國家，以加強各該國內部的騷亂，其居心可誅，此誠司馬昭之心，不問可知。)

寄語美國，理應特別對此加強警惕！

「如果按照正規的常情來講，該一阿拉伯國家本來是不應該獲得如許之多優良的裝備，與如此龐大的軍事援助，可是，在朱謙等人積極運用各種人事關係，全力活動幫助的結果，才有如此重大而又意外的收穫。這對朱謙和蔡和森兩個高幹子弟來講，雖然因此而發了一筆不小的『軍火橫財』，但卻引起了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憤懣與妒嫉！這些不滿和埋怨，自然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到中共對這些第三世界地區國家的外交佈局，以及和這些國家之間的相互友好關係。於是，這些阿拉伯國家政要，便通過中共派駐到這些國家的使領館以及其他有關機構，運用各種管道，直接反映到中共最高階層負責人那兒。想不到此一經濟犯罪集團，竟然污染到外交事務，與軍援物資等秘密任務。於是，鄧小平曾爲此特別召開了幾次重要會議，乃下令有關單位負責調查，並處理這些嚴重的經濟犯罪事件。因爲朱謙等人明目張膽，根本不避諱這些事情，相反的，他們且認爲此是理所當然。故若蒐集他們的犯罪證據等事實，當然是輕而易舉，不費什麼氣力。因此，北平『公安部第五局』在奉到『上級』命令指示後，當即會同『國防部保衛局』等有關部門聯合採取一致的行動，而將朱謙與蔡和森的兩個兒子一同逮捕歸案，予以偵察。

康克清要矮鄧放人

「康克清對於她自己的兩個孫子，即朱德的私生子朱奇所生之朱國華與朱援朝兩人，雖然也很疼愛，當朱國華與朱援朝兩人被『天津市公安

局』逮捕時，她並不怎麼焦灼；惟獨她對於朱謙之被捕，卻顯然極爲激動。據悉，朱謙的嘴巴很甜，極會拍馬屁，他那些花言巧語，經常會把康克清說得心花怒放，故她對朱謙之嬌寵也就特別厲害！因此，當他一聽到朱謙被捕的消息以後，便立刻打電話給『公安部長』趙蒼璧，要他放人；但趙不敢作主，康旋即又往訪陳雲與鄧小平。同時，蔡和森的妹妹，也是蔡和森兩個兒子的姑母，更是當今紅朝魔宮中最紅的一位名女人蔡暢，雖然年逾九十，行動不便，但她卻坐自己的輪椅車去找鄧穎超，希望鄧能從旁幫忙；最後，她們甚至鬧到鄧小平面前。

「關於蔡暢與鄧小平，以及朱德夫婦過去與鄧小平之間的關係，可以上溯到本世紀廿年代初期，她們先後或一同在法國巴黎勤工儉學時代，已經形如兄弟姐妹；不用說，她們之間的關係自然非同尋常。因爲，蔡暢的哥哥蔡和森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抑且爲中共早期『最優秀』的『理論家』與最當權的領導人物。同時，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也是中共早期最激進的『婦運領袖』。至於朱德對於鄧小平，不僅在當年紅軍流竄時朱曾多方撻掖拔擢，即使當鄧小平被毛澤東兩次『清門』時，朱爲鄧在毛面前也曾出過不少力氣，代爲緩頰說情。所以，鄧小平在這幾重人情與恩情交相逼迫的包圍下，爲了保留這幾位僅存的『革命先烈』的後代，鄧小平終於下令將朱謙等人『核准交保，予以釋放』了。

「惟『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朱謙與蔡和森的兩個兒子，在保釋外出後，依然一如往昔，

故應復萌。因為，北平中南海當局，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發動『整黨、整風，反污染運動』時，曾經牽涉到許多的高幹子弟，而那些高幹子弟的父母均紛紛援例要求，依照朱謙與蔡家兩家高幹子弟的模式，而要求為自己的子女開脫罪責。鄧小平在這種情形下，便不得不於去年（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再度將朱謙與蔡和森的兩個兒子予以逮捕，而演了一齣『二進宮』的『戲』。但這一次，康克清與蔡暢兩人，均未再出面替她們寶貝孫子們說情了。據說：她們已與鄧小平等達成了一項『幕後協議』：即康、蔡兩人，以同意中共當局逮捕朱謙與蔡和森的兩個兒子為條件，不要再出面說情，俾使中共當權派能取信於外，以服衆人。但鄧小平卻肯定的予以保證：不再重罰他們，惟望他們能在獄中善自反省與檢討，一俟此一『反污染運動』結束以後，當即無條件把朱謙他們釋放出來。

「朱德長孫朱國華所犯的罪是強姦施暴；次孫朱援朝所犯的罪是走私賄賂，屬於經濟犯。若論案情，均不構成死罪，且亦遠不及朱德外孫朱謙所犯之罪刑那麼嚴重，那麼厲害，而牽涉又是如此廣泛，影響又是如此重大。像朱謙與蔡和森兩個兒子所犯的罪刑，如果他們三人不是『先烈』之『後』，『將門』之『孫』，『高幹』之『屬』，而僅係一個普通老百姓的話，恐怕他們早該槍斃十幾次了，但他們卻仍好好地活在『北平公安部』的監獄中，而且還深獲『優待』，享受也非常舒適；那麼，像朱國華與朱援朝兩人，又怎麼會被鄧小平下令『處決』，或予『槍斃』呢？

這簡直像是天方夜譚中癡人說夢的神話而已。故外電報導，說他們已被『處決』一事，可能祇是鄧小平故弄玄虛，所玩出來的一套自欺欺人的手法，與瞞天過海的騙局與魔術而已！

「因為據確實消息：朱德的兩個『孫子』，現仍關在『天津中級人民法院』中的監獄裡，活得好好的哩！」

兩個孫子依然活着

讀者看到我為朱德之「孫」被『處決』真相所搜集到的第一手資料，加以分析研判作這篇綜合報導以後，對這一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已有一個全盤的瞭解。惟恐仍有一些地方會使讀者感到有若干撲朔迷離、眼花撩亂之感，特再作一簡明扼要之說明如下：

(一)細閱在北平出版之『天安門之聲』的『地下刊物』，完全是用簡體字油印的，印刷不清晰，全文三萬餘字，有些術語與詞句在習慣上均與自由地區不同；筆者不得已將該文加以濃縮改寫，否則在自由地區的讀者恐怕很難看懂。

(二)關於美共女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以前所著之『朱德的生涯和時代』一書，是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她在美逝世後才出版的。該書用英文寫成，在美出版後，先由日本左傾女作家石垣綾子將該書翻譯成日文，並改名為『偉大的道路』，在東京出版。中文本則由香港左傾作家龔念年筆名魯丁根據日文本將該書翻譯成中文，由香港某雜誌於一九七六年出版。該書因原作者在一九五〇年即逝世，內中所寫之資料，僅寫到一九四九年

大陸淪陷全國赤化為止。所以，關於朱德在那時，甚至連他本人都不知道，他還在茫茫的人世間，負了不少風流孽債，由於他的到處風流，尚留下一個私生子朱奇與另一個私生女朱敏。

(三)中共控制大陸卅五年來，仍然毫無法治，全靠人治。一切人權、自由與民主根本都談不上；社會紊亂，法紀蕩然，官官相護，人慾橫流，當權者完全憑一己之好惡，獨斷獨行，朝令夕改，使人民無所適從，以致階級分明，黑白不分，是非混淆。因此，特權階級到處橫行霸道，為所欲為；人民都怨聲載道，敢怒而不敢言，簡直成了一個無法無天的世界！否則，像朱德之「孫」與其「外孫」，以及中共其他高幹子弟又那裡敢如此膽大包天，不但公然強姦勒索、收受賄賂，抑且公然包庇走私，一切都向「錢」看；不論辦什麼事，均須拉關係、談人情、走後門、送紅包，否則便此路不通！像這樣一個政權，那裡能獲得民心？又怎麼會長久存在？

(四)外國通訊社根據他們駐在北平的記者，一再報導，說是朱德的兩個「孫」子，均已在天津遭「處決」云云；但其實，他的兩個寶貝孫子迄今仍然活着，並未如中共宣傳當局所言：已被「處決」。因為犯案更大，情節更重的朱德「外孫」朱謙與蔡暢的兩個姪孫都未被判死刑；情節尚屬比較輕的朱德兩個「孫」子，又怎麼會斷然被「處決」呢？惟另據一家外國通訊社報導：「根據中共官方公佈的資料，說是朱德之孫已在天津被『處決』；但真正被『處決』者，卻係另外兩個已被判處死刑而正待槍決之『死囚』！但

中外雜誌

這兩個被「處決」的「死囚」，卻並非真正朱德的兩個「孫子……」。根據中共過去一貫的騙局，這倒是比較可能的一套詭人的戲法與政治魔術。目的祇是在欺瞞世人，顯示中共是如何「民主」，而又注重「治制」。惟其實依然是「殺雞儆猴」，嚇唬那些鋌而走險，企圖犯罪者的一種手段而已！

看清真相一窩污水

根據中共資料以及左派報刊所已公佈的消息，都異口同聲的說：「關於朱德之『孫』，已早於去年十月裡被『天津市公安局』予以『處決』云云。」但事實上，我自大陸所獲得的地下刊物所揭載，與西方國家新聞單位與大眾傳播媒體所報導的資料顯示：

①去年十月間，天津市「公安局」準備一次槍決八十四名刑事犯的名單中，確有「朱國華」的名字；但事實上真正被槍「決」者卻係另一待決的死囚；巧的是，該「死囚」亦姓「朱」，惟絕非朱國華。根據中共官官相護，特別是對「有功黨國先烈」之遺族都會「網一開一「面」，而讓「他」死裡逃生，重「新」做「人」。

②若論情節，朱德「外孫」朱謙所犯之罪刑，遠較朱國華為重，則朱謙既然能獲得鄧小平之「寬容」，那麼朱德直系「親屬」的「嫡孫」，又豈能獨受詠戮？

③此外，還有一個比朱謙、朱國華所犯罪刑還要嚴重的，一位現仍健在的中共所謂「元帥」之「子」（隱指葉劍英之子）與董必武之孫均未

被判處死刑，何以竟單獨「處決」朱德之孫？這也是一件非常說不過去的事情。

④中共現任某「政治局」委員的兒子，曾公開揚言：要強姦一百名少女。當彼強姦到六十多名少女時，即被公安局逮捕，但這個人卻被「保送」到別處「悠遊」去了。如強姦僅達五十餘名少女之朱國華，倘果真已被「處決」，則康克清豈能不公開叫嚷呼救？如今，她既然緘口不言，默爾而息，可見她與「鄧大人」（鄧小平）之間，早已取得某種諒解與默契；而這種諒解與默契，自然是保證朱國華不會真正被「處決」。

⑤中共之所以能暫時取得「政權」，控制大陸，其唯一本領全在一個「騙」字。橫豎騙人不犯法，過去，毛澤東是騙，劉少奇是騙，周恩來是騙；現在，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等也同樣是騙！不過，祇是「騙術」更加巧妙，更加高明而已。

⑥關於朱德一生的風流豔史及其一生傳奇，真是罄竹難書！其實在脂粉叢中縱橫馳騁的輝煌戰績，他亦並不遜於毛澤東！像去年司馬所撰述在本誌刊載的「朱德與女人及其他」一文所報導的史實，以及本文所介紹的種切均可足為參證。

五專教材
高普考
考試必讀

國父思想

陳嘉猷教授著

本書為陳嘉猷教授精心傑作，闡揚國父思想真理，以三民主義與國家主義、社會主義、世界主義、帝國主義、民主主義、極權主義、資本主義、三民主義之優越性、比較、乃至與共產主義之明確對比；證驗三民主義之優越性，肯定三民主義必能統一中國。剖析共產國際主義的本質、陰謀，並批判共黨之階級鬥爭論、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國際主義，及唯物辯證法等之謬論。對國父所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語，由共產主義五種不同類型中，闡明其立言本意所在，從學理根本上揭穿並消滅共黨邪說，肯定反共必勝，復國必成。全書五十萬言，附特載十五種，附錄三種。將近十三年（六十一一年至七十三年）來之高普考與特考試題，作有系統的綜合彙編共二百十六題。足供參加高普考特考各界人士之研究參考。每冊定價叁佰元郵撥七三九三三三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